

武侠

零伍 2005

郑保纯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中国武侠文学精选]



[2005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年中国武侠文学精选/郑保纯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160-7

I .2...

II .郑...

III .侠义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921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1.2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50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关于 2005 年大陆新武侠（代序）

韩云波

2005 年，是大陆新武侠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殊时刻，它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上，都具有崛起和飞跃的意味。

先要说的是大陆新武侠的创作。

大陆新武侠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作家群体，他们对于武侠小说的责任感和发挥自身优势的意识日益增强，个人风格日益突出，形成了港台新武侠不曾有过的百家争鸣而“自成一派”的新风格。就作家作品的角度而言，我以为，这可以从六个方面去看：

一是凤歌的综合。《昆仑》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气势宏大，知识广博，情感丰富，故事曲折，小说中以数学作为武功基础和情节动力，使凤歌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梁萧，《昆仑》也当之无愧地成为 2005 年大陆新武侠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对于大陆新武侠的意义，将来也许可以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相比。

二是沧月的感觉。沧月对于人物塑造的感觉可谓洞烛幽微，《帝都赋》里鼎剑侯墨香的心机、长孙斯远的智慧、高舒夜的豪气、沙曼华的痴情，都写得很有感染力。不仅是对“人”，她对“神”的感觉也很到位，《破军》里的云焕即是如此，天人在他心里交战，而云焕也最终走向神性，颇具人性悲歌的韵味。凭感觉写作而表现出清词丽句的优雅和春风拂面的才情，是许多女性作家的长处。丽端写奇幻多过写武侠，她一旦从神界走到人间，即如夜空中美丽的《萤火》，而那是人物心灵的纯净追求。小非写的《游侠秀秀》，并不是没有长大的女孩，只因为她的心灵永远充溢着童心的纯真，她只要凭智慧而不需要太多的理性和逻辑，

就已经赢得观众的喝彩。

三是小椴的技巧。从《乱世英雄传》到《洛阳女儿行》，小椴明显地更加“老练”了，骆寒不过是在凭着一腔热血去搅扰苟安平衡之局，韩锬则是以其军事和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去安定末世将乱之局，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到的是，小椴更加注重人物的丰满、情节的完整、结构的精巧、语言的老练以及思想的沉重。大凡以政治和推理为主线构造小说情节的，都多有注重技巧的因素在内。比如杨叛的《死香煞》就不再追求《天岚石语》的空灵而是追求结构的精巧了。优客李伶“走进温门”而后“走出温派”，她继承了温瑞安想象奇特、审美空灵的长处，而在结构上更加细针密线，《红颜四大名捕》其实是一个系列，环环相扣，看得叫人欲罢不能，也深深体会到她对于沉溺于情感者的忧虑。江南的小说，不以灵性见长，也不以智性为优，我想，他的长处，也主要在于结构的雄浑和技巧的精细吧。

四是步非烟的想象。步非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有神奇的想象，她从印度教等南亚文化中吸取营养，《海之妖》、《摘叶飞花》、《曼荼罗》都可归入一个系列，我曾称之为“想象的宗教”，既是指她对古代宗教的现代文化提升，也是指她对人类自身想象力的升华，而最终仍将归到人的本质之上。就想象力而言，出新出彩，是近年大陆新武侠得以成立的一大因素，在这方面有所表现的作家作品也最为众多和复杂。木剑客曾多次称赞骑桶人是“中国的卡夫卡”，桶桶的小说具有梦幻般的色彩，同时兼具迷幻和魔幻的意味，《喜福堂》就是一出“变形记”，幻中见真，真是东西，是人的世俗本性。李亮的《浴火穷途》写了一个倜傥的大侠成为麻风病人之后的心理和行为变态，正如他当初写《傀儡戏》，他总是喜欢进入新的描写领域。

五是方白羽的哲思。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在成为陷阱的世界里，“科学的高潮把人推进到各专业学科的隧道里。他越是在自己的学问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见整个世界和他自己”，那么，小说的任务就是“关于存在的诗意的沉思”。这段话，几乎也可以拿来作为方白羽《游戏时代》的题解，方白羽以数字化时代的科学基础为背景设定，然而探讨的却是人类存在的哲学本质。这一类作品，树立起了武侠小说“智慧的标杆”，具有隽永的韵味。存在的诗意也包含了对传统的颠覆和解构。九把刀《少林寺第八铜人》解构了传统，比如文天祥的浩然之气、少林寺的圣地神话，仅仅剩下施耐庵的愤世之心还有一点真实感。碎石《逝鸿传说》颠覆了《金刚经》的佛家空无之说，回到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把握。这些，都体现了一种人类的诗性的智慧，使人们得以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

六是慕容无言的现代。她的《唐门后传》写的是现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其实，现代题材平江不肖生写过，温瑞安也写过，可要么太实，要么太虚，如何在热兵器时代表现冷兵器，确实是个难题。慕容无言可谓出手不凡，她的现代“唐

门”系列大多值得一看，颇有独到之处。燕垒生《星海》表现的是从封建到共和的历程，其中贯注着在一个只有军人没有侠客的时代，也即是现代体制之下，对于正义和自由的理解。现代不仅表现在题材和背景上，也表现在观念上，比如女性作家表现“女性主义”，我以为也颇有“现代”气息。我曾说沈樱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其实，夏洛同样在激进地寻求着女性如何在男性世界里获得自主意识。晴空干脆让《天戈》女扮男装，从军立功，封了王，娶了妻，当然最后也失了踪，我以为这并不是现代版的《孟丽君》，这就是女性自身的独立和自主。

再要说的是大陆新武侠的传播。

在 20 世纪末，网络武侠创作渐成风气。2001 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逐步从月刊发展到 2005 年的上、下半月加月末版的旬刊。近几年来，相继出现的武侠期刊还有《新武侠》（2005 年改为《武侠小说》）、《武侠故事》等。从期刊开始，大陆新武侠小说由网络走向纸本，具备了更加灵活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是在 2005 年，大陆出版界开始介入大陆新武侠出版，沧月、小椋、凤歌、方白羽、小非、晴空等作家的作品，都出版了单行本，但主要是长篇小说。而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 2005 年中国武侠作品精选，以更加宏大和全面的眼光，让大家看到 2005 年大陆新武侠的代表作品，也是对 2005 年大陆新武侠这一飞跃性成长的记录，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此外，大陆新武侠依然在网络上有强势表现，同时进入了网络游戏等多媒体传播视界，比如沧月就代言了网络游戏“墨香”并撰写了多部与游戏互动的小说。当然，在电影、电视领域，武侠改编的主要是港台新武侠的经典作品，或者是张艺谋式的原创，大陆新武侠还缺乏突出的表现，这也为大陆新武侠提出了一个课题，即如何像金庸那样，让大陆新武侠的节奏感，不仅仅属于文字，也可以属于立体和动态的多维。

回望当年，梁羽生、金庸在香港双峰并峙，撑起武侠大局，造就一代盛世；台湾则有四大流派、八大书系，一时风起云涌。进入 80 年代，温瑞安、黄易异军突起。那么，进入 21 世纪，武侠格局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地域重心从港台转移到了大陆，作家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男性、女性作家互补互动，长、短、中篇小说共存共进，网络、动漫、电玩等多种新兴媒介因素进入武侠，武侠小说同时探讨人类和宇宙的存在等严肃问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创，开创了武侠小说前所未有的新局。

这个新局，我们把它叫做“大陆新武侠”。

大陆新武侠是属于 21 世纪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将 2001 年作为大陆新武侠的起始之年，大陆新武侠开始从网络传播的无序走向期刊传播的有序，一些观念开始生成，一些领域开始发轫；那么，2005 年无疑是大陆新武侠的飞跃之年，出版传播的加入使它更加全面广阔，也为经典的出现和收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2005

年，更可值得称道的是，大陆新武侠确实开始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或系列小说，像凤歌《昆仑》、小椴《洛阳女儿行》、方白羽《游戏时代》以及沧月“镜”系列、步非烟“曼荼罗”系列等，都已隐然表现出大家气度和经典气象。我们有理由说，2005年，是大陆新武侠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折之年，这也足以证明这本大陆武侠小说年选的精彩，它将记录历史，也将提供思想、审美以及更广泛的文化的意义。

大陆新武侠的超越，也许就将从2005年开始，正如1958年金庸《射雕英雄传》横空出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天惊石破，大局初定，气象盛唐，势盖天汉。

2005年，有的是说不完、说不完。

目 录

1. 关于 2005 年大陆新武侠（代序）.....	韩云波
1. 帝都赋.....	沧月
67. 死香煞.....	杨叛
142. 隋侯珠.....	萧拂
173. 浴火穷途.....	李亮
200. 喜福堂.....	骑桶人
225. 破城锥.....	红猪侠
259. 唐门后传.....	慕容无言
294. 江湖墟.....	小椴
330. 灭劫无常.....	唐缺
347. 萤火.....	丽端
364. 雨中行.....	踏雪
长篇作品节选	
375. 昆仑.....	凤歌
432. 破军.....	沧月
443. 海之妖.....	步非烟
453. 红颜四大名捕.....	优客李伶
461. 少林寺第八铜人.....	九把刀
468. 光明皇帝前传.....	江南
472. 逝鸿传说.....	碎石
477. 诛仙.....	萧鼎
482. 游侠秀秀.....	小非
491. 跋.....	郑保纯

帝都赋

沧月

前部《大漠荒颜》提要：敦煌少主高舒夜被继母出卖，流落到昆仑明教总坛，与墨香均成为顶尖杀手。在昆仑，舒夜与星圣女沙曼华相知相爱，约好由山中秘道私奔，但不料墨香为中原武林卧底，听说此事，将秘道出卖给中原武林，明教损失惨重，沙曼华认为舒夜出卖自己，十分痛苦，决意封闭记忆。舒夜却被墨香强行带走，若干年后成为敦煌之主，墨香则成为鼎剑侯。失忆的沙曼华奉命攻打敦煌，与舒夜相见不相识，却又被勾起记忆，于是两人都陷入痛苦。此时墨香东来，为解二人误会，代舒夜与沙曼华决斗，两败俱伤之余，沙曼华恢复记忆，痛苦中远走苗疆，终与舒夜缘慳一面。舒夜欲要追赶爱人，却又得知回纥军犯境的消息，国家与爱情之间，他选择前者，与墨香携手，大败回纥……

一、帝都

大胤景帝十八年秋，西域战端又起。敦煌城主公子舒夜击退来犯的回纥军队，立胞弟连城为新任城主，然后挂冠离去，不知所终。

龙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景帝驾崩，无子。鼎剑侯扶南安王世子继位，改元太兴，是为武泰帝。武泰帝年幼，故令亚父鼎剑侯摄政。

武泰帝之姐夏雱，被封为颐馨长公主，入住景和殿，把持内宫，掌控朝政。而被武泰帝称为“亚父”的鼎剑侯更是权倾天下，出入宫闱毫无避忌——朝野多有传言，说颐馨长公主为了保住幼弟的帝位，早已委身于摄政的鼎剑侯。

2005年
光年

然而谁也不知道，那个看似纤弱的傀儡长公主，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化了鼎剑侯麾下的几名得力干将。甚至连他的心腹属下、智囊长孙斯远都已投入夏氏姐弟门下。

从敦煌秘密返回后，鼎剑侯重新染上极乐丹的药瘾，而这一次却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戒除。

在某一日摄政王药瘾发作、失去反抗力时，政变发动了。

禁城大门紧闭，宫闱内短短半日便易了主。来到帝都后一直销声匿迹的明教忽然发难，把持了内宫上下，将御林军和大内侍卫全数控制。而当夜留宿于景和殿的鼎剑侯，从颐馨长公主房里出来后便成了一个活死人。

天明后，那些文武百官如往日一样列队上朝。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此刻坐在孩童皇帝身侧摄政的鼎剑侯，已经成为新的傀儡！夏氏姐弟暗中已夺回了大权，然而顾忌着分布于天下，效忠于鼎剑侯的军队，极力掩饰着政变的消息，而依旧让这个傀儡坐在原位、借他之手继续一步步铲除着反对势力。

帝都的月色是空蒙的，照着三重禁城里的楼阁深宫。

明明空中没有一丝暮云雾气，那一轮玉盘却仿佛拢了一层薄纱，朦胧绰约，似近实远。就如一个绝色的女子，终于羞涩地从深闺中走出来，却非要隔了一层面纱对人微笑，这样的美丽，带着远在天边、捉摸不透的神秘——就像此刻颐馨长公主的笑靥。

景和宫的高台上月华如洗，花气轻红，侍女和宦官小心翼翼地站在下首等待传唤。婆娑的树影下摆着一张酒席，金杯玉盏，九菜十碟，极尽奢华——毕竟是帝都，便是宫里的一次遣兴小酌，也有不可不遵的规矩。

月桂的影子投在白皙如玉的脸上，将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笑意都遮掩了。当今武泰帝的姐姐——颐馨长公主执着银壶坐在左首，将琼浆斟满了，奉给居中而坐的男子，嘴角含着笑：“今晚的月色真好啊，是不是？侯爷！”

那男子身形高大，穿着织了龙纹的玄色衣服，在树阴里看不到面目，就连一双眼睛也没有任何光芒——颐馨长公主的那番话，他似乎听不到半句。递过来的酒杯放入他手中，但他的手掌似乎没有力气，甚至接不住那个小小的杯子。玉盏啪的一声，跌在他的衣襟上，滚落在地，砸得粉碎。

酒水溅了半身，那男子依旧木然地坐在阴影中，一动不动。

“你看你，手也不能动，脚也不能动，连喝一杯酒都弄成这样……”颐馨长公主娇笑着，掏出一块丝绢擦拭着溅上男子脸颊的酒水，轻轻摩挲，“可怜啊，半点都不像那个起兵于乱世、诛杀四王、匡扶皇室的鼎剑侯了。我们夏氏姐弟是那种当一辈子傀儡的人么？你以为窃国大胤，这么容易？”

居中坐着的那个黑衣男子依旧没有半丝反应，只是木然地看着前方。

“妹妹也真有趣，明知道他什么都听不见，还这般逗他？”坐在颐馨长公主对面的女子有着不同于中原汉人的碧色眸子，在树阴下熠熠生辉，“早知如此，当日夺宫时，何必下那么烈的毒把他变成废人呢？”

明教三圣女之一的月圣女梅霓雅坐在帝都大内的高台上，看着对面娇怯怯坐着的大胤长公主，微笑起来——果然是个狠厉的女子，堪为自己的搭档。

当年，她带领教徒从昆仑东来，穿过敦煌来到长安，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涡中。中原大胤朝要灭明教，其中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牵扯到方方面面。这样混乱的局面中，她看见了惟一可以合作的同盟者：当时还是宗室远支的颐馨公主夏雱——那个被鼎剑侯一手操纵的两姐弟中的长姐。

没人知道这两个各怀心思的女子，是如何在这样混乱险恶的政局中歃血为盟、走到一起来的——更没有人知道，那次魔教冒死行刺景帝，并不是为了报灭教之仇，而是为了让八岁的宗室之子夏梵早日登上帝位！

那是明教甚或是回纥国与大胤夏氏姐弟开始合作的第一步。

颐馨长公主掩嘴微笑起来，转头看着月圣女，眼神忽地沉静下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忠于鼎剑侯的人还没死绝，如今杀了他，还是不妥。中原军队十有六七效忠于他，激起哗变可不大妙。别的不说，敦煌城中手握十万大军的高连城，不就是出自鼎剑侯门下？”说起敦煌，梅霓雅手指不易觉察地握紧了。颐馨长公主微笑着喝了一杯酒，望着月光下静谧的帝都：“高连城也罢——斯远死活都不肯让我杀他……大约还念着旧情。”颐馨长公主放下酒杯，若有所思，“我也不好和他撕破脸——毕竟用得着他的地方还多呢。”

梅霓雅似乎有些不解：“也真奇怪，当日拜倒在妹妹石榴裙下，不惜叛主的是他；夺宫之变里献计献策的也是他——妹妹你还许了事成之后便下嫁，与他共享大胤江山。长孙斯远还有什么顾虑？”

“斯远说：留着鼎剑侯，可以不断吸引各地余党，一网打尽。其实我想，他大约是心里有愧。”颐馨长公主微微摇头，“他跟了鼎剑侯那么多年，毕竟有情分在——他若斩钉截铁地置其于死地，反而说不过去。”

梅霓雅颌首：“论家世，长孙一族是你们大胤名门；论才智，也是难得的人才。妹妹嫁了他也算得人，将他牢牢攥着，将来复兴大胤也少不得他。”提起那个未婚夫，颐馨长公主眼神有些复杂，正待说什么，黑沉沉的禁宫里，猛然闪过几道雪亮的光——是谁？居然闯入了层层把守、防卫森严的禁宫？

“十二黑衣何在？”梅霓雅悚然动容。

话音未落，一物忽地从高台下扔上来，滚落在宴席前。

月明如水，赫然照出一个须发皆张的人头！“阿七？”梅霓雅脱口惊呼，认出是十二黑衣中的一人，手一按腰侧，束腰软剑已弹了出来。

“妖女，拿命来！”刺客一声低喝，电光随着人头激射上来。但月圣女梅霓

2005年
完

雅摆腰掠起，一丈长的软剑层层展开，转瞬将整个高台笼罩在剑影之下。刺客经过一轮搏杀，显然已有些支，此刻只勉力抵挡，无法向鼎剑侯那边进得一步，只嘶声喊道：“侯爷！侯爷！我们来救你了！”

然而，那个玄衣龙纹的男子端坐在月桂树下，面无表情。

那个刺客还待拼命，梅霓雅的软剑已如灵蛇般缠住他的脖子，剑尖抵在凸出的喉结上。但那个刺客毫不畏惧，拼着性命不要一般向宴席旁的鼎剑侯扑去！

“侯爷！你怎么了？我们来——”话说到一半，软剑锋利的边缘已削断了来人的咽喉，人头滚落在宴席上，血喷洒了鼎剑侯一身，然而他仿佛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木然坐在那里，直直看着前方。

“真糟糕……又弄坏了一桌酒席。”颐馨长公主叹了口气，伸出戴着长指套的手勾起那颗人头，看了看，扔到鼎剑侯怀里，微笑，“你看，多忠心热血的属下啊……是探丸郎中人马吧？可惜，你中了梅霓雅的摄心术，六识全被封闭。不管他的血有多热，你都感觉不到了吧？”

那颗人头滚落在衣襟上，睁大的眼睛正好对准他，睚眦欲裂，但鼎剑侯的眼仍是无神。

梅霓雅站在高台上，凭栏看着台下重重的宫殿。其中不知埋伏着多少杀机。今晚来的那一批刺客，已被歼灭在这些阴影中了吧？可不知下一批什么时候会来。梅霓雅冷哼一声，长眉一挑：“中原武林也太不识抬举了，敢和官家作对？”

颐馨长公主注视着杯中的美酒，一字字道：“‘探丸郎’一日不除，我一日不得安睡！”

长安探丸郎，原是直属鼎剑侯的杀手组织。当年鼎剑侯听从长孙斯远建议，从长安城的落魄少年中招集武功出众者，培养出一批杀手，以对付与他作对的朝官、大将。每次行动前，那些少年杀手便探丸分工：探得红丸者杀武官，黑丸者杀文官，白丸者则负责联络和收殓尸体——乱世中，“探丸郎”这个称号悚动一时，在中原的威慑力不下于西域诸国听到“修罗场”之时。

夺宫之后，颐馨长公主和明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禁宫上下，将鼎剑侯虏为阶下囚。倒戈的长孙斯远更用计引来探丸郎十大杀手，由明教派出高手歼灭——一场血战后，探丸郎剩余人马突围而去，和深宫中的鼎剑侯失去联络。朝廷虽然派人追查，但中原武林人士多为鼎剑侯故交，虽不好明着和朝廷作对，暗中包庇的却不少。是以探丸郎一离帝都，就消失在茫茫江湖之中。

虽然遭狙击后元气大伤，群龙无首，可这群长安少年仍以惊人的忠诚和毅力，一次次冲击内宫，试图将主人救回。而夏氏扶植的朝廷势力，也时常遭到刺杀破坏，让大内御林军和明教都极为被动。

“妹妹隐忍深思，想来已有妙计？”梅霓雅试探着问了一句。颐馨长公主没回答，又倒了一杯酒，递到那个木然的王侯嘴边，看着那个傀儡听话地喝下，再

扯出丝绢替他擦了擦嘴角，然后回过头，对梅霓雅粲然一笑：“我已派斯远去了南疆，把公子舒夜寻回帝都来。”

“公子舒夜！”梅霓雅这一惊非同小可，“你疯了？竟去找高舒夜！他与鼎剑侯是刎颈之交！现下幸亏他不知所终，如他在，你我今日大计哪里能成——你竟想把他找回帝都？这不是开门揖盗么？”颐馨长公主拿着丝绢，拭去鼎剑侯嘴角的酒渍，轻笑：“是啊……那个公子舒夜，我也知道他的可怕。如果不是你认出了鼎剑侯就是墨香，我怎也想不到，远在西域的敦煌城主，竟是鼎剑侯的至交。这一步棋子可算埋得深。不知道这样的棋子又还有多少？”梅霓雅有些不解：“那你为何……”

“我不先派人去找公子舒夜，难道还等鼎剑侯的余党来找？”颐馨长公主蓦地冷笑，“那些余党群龙无首，只缺一个领袖登高一呼——他们不找公子舒夜还能找谁？与其让人勾结外盗杀上门，还不如开门揖盗来得大方。我派斯远去埋伏在他身侧，将他引回了帝都，然后……”琉璃错金的长指套勾起那个刺客的头颅，秀美纤弱的长公主笑起来，“等着看吧……我要把那些不怕死的家伙一网打尽！”顿了顿，仿佛知道自己的语气过于激烈，颐馨长公主看着梅霓雅微笑起来：“待得天下重归夏氏手中，必当与姊姊共享富贵。”颐馨长公主站起来，手捧美酒，神色肃穆，“到时我必立明教为大胤国教，普天下建摩尼寺六百四十座，同时割敦煌以西十二州予回纥，姊姊为西域中原两地教母，天下无不信奉。”梅霓雅粲然一笑，接过酒一饮而尽：“但愿如妹子所言！”月桂树下，大胤长公主和回纥教母相视而笑，一个娇弱文静，一个明丽爽朗。但就在这两人的纤纤玉手里，却掌握着扭转乾坤的力量！

两人还要继续说什么，台下忽然传来脚步声，竟穿过了层层侍卫直冲上台。不待月圣女发问，黑夜里一行明黄宫灯飘过来，引路的宫娥身后是一座肩舆，上面一个妇人怀抱着七八岁的孩童，神色惶惑：“禀公主，皇上半夜醒来忽地不停哭叫，说要见公主。臣妾无法，只好……”

“阿姐，阿姐！”不等妇人说完，那个孩童忽地哭喊起来，扑入了颐馨长公主怀中，“我怕！它们又来了……那些白色的小鬼，又在我床上跳舞了！”

颐馨长公主看着痴痴傻傻的弟弟，眼里那点冷锐瞬间消失，换上的是由衷的疼爱，抱着小皇帝轻声哄：“小梵，小梵，不要怕，那些鬼早就跑了。”

“它们没跑……我每夜都见到它们！阿姐，它们……它们从地下爬出来，在我床上唱歌跳舞，踩我……我、我要死了……”年幼的武泰帝哇地大哭起来，“阿姐，阿姐，你不要杀亚父啊……我好怕……亚父对我很好，你不要杀他……”颐馨长公主摇了摇头，无声地叹了口气——她的幼弟作为夏氏惟一的血脉，却自幼体弱多病。长到七岁，智力还停留在两三岁小孩的水平。而那一日亲眼见到姐姐发动血腥政变后，年幼的皇帝更受到极大的刺激，从此夜不能寐，幻觉丛生。

那一次夺宫之变里，她将鼎剑侯诱入景和宫，然后骤然发动政变。当时鼎剑侯“正好”极乐丸毒瘾发作，无法自控，然后中了酒里的毒，失去了反抗能力，但他的侍从却不顾一切地战斗着，没有一个人肯投降。

那一夜过后，整个景和宫内外，栏杆上、墙壁上、屋顶、台阶，全都溅满了血，犹如屠场。阿梵当场就被吓得大哭，怎么也劝不住，神志更加痴傻了。后来，为了掩饰这场政变，那些尸体被就地掩埋。景和宫外那片盛开的菊花底下，只怕都是些支离的白骨了……难道，真是那些厉鬼缠上了阿梵？

颐馨长公主耐心地哄着哭叫的弟弟，将他抱到酒席边，让弟弟看着端坐在桌边的鼎剑侯：“喏，亚父在这里呀！好好的，姐姐怎么会杀亚父呢？”

年幼的武泰帝止住哭声，定定看着那张木无表情的脸，半晌问：“亚父……真的活着？我觉得他死了呀……他这样子，是不是死了？”

“胡说，亚父当然活着，”颐馨长公主强笑着，“亚父只是倦了，他每日要处理很多政务，小梵你乖乖地睡，不要打扰他。”

“不！我要和亚父睡！要亚父给我讲故事！”武泰帝却不依，又大哭起来，“有亚父在，那些白色的小鬼才不敢来……阿姐，我要和亚父睡！”

颐馨长公主无法，抱着弟弟哄着，哄着哄着，不知为何，眼眶就是一红，落下泪来。

二、千里梦寻

九月已是秋季，但南疆一眼望去，还是那样的浓绿。

暮色笼罩苗寨的时候，竹楼上的火塘边围坐着一家子。按照苗寨的规矩，那个远方来的白衣客人喝过了三道茶：第一杯是油茶，第二杯是苦茶，第三杯是甜茶。然后白衣客人不动声色地将五味杂陈的酒喝了下去，赢得了火塘边苗人叫好一片。

“舒夜，拿着。”主人家的孩子阿岩将斜支着的竹筒从火上拿开，用小刀一剖，便成了两碗喷香的米饭，递给了那个白衣人一份。

鱼已烤得焦黄，火塘旁的老人斜过身子，眯着眼将某种果实碾碎了，细细撒在上面，竹楼里陡然便弥漫开了一股奇异的香味。那种香气让公子舒夜一阵恍惚——蓼椒香？是极乐丸配药里的一种吧？

这一年来行走于穷山恶水，费了多少心力才戒除了这种魔鬼般的药物，将昨日所有的噩梦都抛在身后。此刻乍一闻到那种香味，顿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他脸色苍白，蓦地用力将碗远远扔了出去。

“怎么了？”阿岩一家大吃一惊，看着客人，“不舒服？”公子舒夜没有回答，

将心头那种烦躁压下去，从怀中抽出那轴画卷，徐徐展开：“请问寨老，您见过这个人么？”老人喝着玉米酒，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看了看白衣客人，没有回答。“我找了她很久……从西域大漠一直找到这里，”公子舒夜知道这位异族老人是扶郎寨的寨老，同时也是苗人中的鬼师，有着极高的声望，故而保持着恭谨，俯身请求，并掏出一封金叶子，放在老人面前，“她是我妻子，我走过了千山万水寻找她。您若能指点一二，我必然竭尽全力报答您。”老人眼睛霍然睁开，又自顾自地闭上了，转过头去。

最年长的人不说话，火塘边其他男人便冷下去，不敢喧闹。阿岩好心地挪到舒夜身侧，低声：“阿爷今天心情不好，等明日吧。”

“阿岩！”老人忽地厉喝，吓了少年一跳，“送客！”所有人都惊住，不明白寨老为何忽然下令逐客。“阿爷！”阿岩不知哪里出了错，哀求着叫了一声，“我知道这个画上的人来过家里。舒夜是个好人，你帮帮他吧。”

“好人？你知道画上是誰？那是侍月的神女啊！”老人咳嗽着，“他竟敢说神女是他的妻子！你快送走他，不然拜月教知道了，会连我们一起惩罚的！”一听到“拜月教”三个字，所有人都噤了声。苗疆万里，巫蛊之道众多，大小教派林立，拜月教却是执牛耳者，扶郎寨的苗人也大半是月神的信徒，此刻一听老人说来客打听的是侍月神女的下落，立刻起了敌意。

“侍月神女？”公子舒夜一怔，但很快明白过来。沙曼华来到昆仑大光明宫之前，的确是拜月教中地位崇高的神女，她是为两大教派的联盟而被派往西域的。在他记忆中，沙曼华总是和雪山、荒漠、古城联系在一起，他几乎忘了这个女子的真正身份。“对，她是拜月教的人……”公子舒夜喃喃，忽地大喜，“那么她是不是回了月宫？”但火塘边所有的苗人都对他冷眼相看，没人再回答他一句。“走吧。”阿岩扯了扯舒夜的衣服，走下竹楼，低声道：“原来你找的那个人是侍月神女……那谁都帮不了你。”顿了顿，少年复又补充，“你也不要去找她了。”

“她是我妻子。”公子舒夜低声重复了一遍。阿岩无奈地站在那里，仿佛想起了什么，困惑地喃喃：“虽然阿爷说的一定没错，不过……我觉得真的很奇怪，那个女人真是侍月神女么？”不等公子舒夜发问，少年指了指自己的头：“我觉得她的脑子，似乎有点问题。”公子舒夜蓦然一惊。当日他在祁连绝顶的雪中看到了三枚掉落的金针，便知道沙曼华破开了颅中的封印，但因并非由施术者解开封印，必将给她带来极大的损害吧？一念及此，痛苦便如针一般刺到舒夜心底。

阿岩往吊楼上了看看，加快了语气：“那个白色怪兽拖着婆婆来的时候，婆婆已经奄奄一息，似乎是感染了极厉害的瘴气和巫毒——阿爷说只有灵鹫山月宫里的风涯大祭司才能救她，那女子就背起那个婆婆走了……”

“是去了月宫？”公子舒夜一把抓紧了阿岩，“告诉我月宫在哪里？”

阿岩压低了声音：“没人知道月宫在哪里，我们只是对着月出之处膜拜。阿

2005年
选

爷说，月亮是从灵鹫山背后升起的。”

“月出之处么？”公子舒夜神色一振，“向着东方一直走，到了天之涯，定然就能看到月宫了！”到天之涯？少年被那样斩钉截铁的语气惊住了。“多谢你。”公子舒夜将怀中的金叶子放入阿岩手心，便连夜上路。

阿岩有些发怔地看着白衣客人向着寨外掠去，忽地想起了什么，脱口惊呼：“别出去！不能出寨子！”因为惊慌，少年嘹亮清脆的嗓音忽地划破苗寨静谧的黑夜。公子舒夜已掠出了十几丈，此刻诧然回头，看着阿岩从吊脚楼上跑下来：“晚上不能出寨子！这几天月宫里不知出了什么事，每座山头都有‘五蛊神’赶路——所以夜里是万万不能上路的！”

“五蛊神？”公子舒夜微微一怔，苗疆巫蛊横行，他不是不知道的，可他此时不想再耽搁片刻，只对阿岩笑笑，“没关系，无论什么蛊神，都伤不到我的。”看到客人不听劝阻，阿岩更是焦急：“你听听！仔细听听！五蛊神在夜里赶路呢！”

夜风冷湿，淡淡的雾气从群山中飘来，仿佛淡白色的幽灵。然而，就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却有细碎的簌簌声响起，仿佛极远处有数不清的蛇虫在夜中行走。那种铺天盖地的细碎声音，不由让人心里生出阵阵寒意来。

公子舒夜眉头蹙起：“五蛊神？那是什么？和拜月教有关么？”阿岩没及回答，吊脚楼上已经下来了几个族人，嘴里叱骂着。少年忙拉着舒夜的手，说：“五蛊神是苗疆的神物啊……到了夜里，除了寨子是住人的，山岭大地都是五蛊神的行道！它们只听从拜月教主的指令，也只有教主有驱使五蛊神的力量！你千万不要挡了五蛊神的路啊……”

“阿岩！在这儿啰唆什么？”话没说完，几个族中壮丁已经赶来，一把拉开了少年，“阿爷让你赶快回去！半夜三更的，是五蛊神赶路的时候，惊动不得！”少年拗不过几个壮汉，被拖着往回走去。

公子舒夜握着剑，站在一团团雾气中，然后微微一笑，转身消失在夜色里。阿岩大声叫他，白衣客人却再也没回头，浓重的夜将他整个人裹入、湮灭。就那样倏忽而来，又倏忽消失了。

三、百鬼夜行

南疆草木出奇的葱郁，一踏入扶郎山麓，行不得几步，头顶便没了月光。脚下是软而湿的落叶，藤蔓垂挂，仿佛在密林中布下重重罗网。

再一次劈开挡路藤蔓的时候，公子舒夜终于吐出一口气，放弃了连夜上路的想法。或许自己真太心急了？但不等他找到地方休息，四野里那种诡异的簌簌声又响起来。仿佛千万微小的动物贴着地面爬来，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碎响声。

五蛊神？难道这就是拜月教的五蛊神？舒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里，试图听声辨位，但那些铺天盖地的声音充斥了每一个方位。在他凝神之时，脚下忽有冰凉的水流一掠而过，淹没了他脚背。

那一瞬间，他几乎就要拔地而起，一剑挥下。但他还是忍住了，一动不动。一阵阵冰冷的触感从脚背流过，源源不断，簌簌的声音近在耳侧，伴随着另一种诡异的咝咝声——蛇！暗夜里从四面八方冒出的，竟是无数毒蛇！那些不知何处拥出的蛇汇成巨大的洪流，朝着某个方向拥去。

空气中涌动着腥甜的味道，让他几欲呕吐。然而他不敢乱动分毫，生怕一动便会惊动蛇群。全身肌肉都已蓄满了力道，剑气弥于指尖，在一条毒蛇刚从脚背溜过，第二条尚未赶到的那一瞬间，他忽地飘起，手指攀上一根藤萝，身如一只大鸟稳稳落到枝头。

枝叶间总算抖落了几星亮光，破开了南疆密林中令人窒息的黑暗。但借着那一星光亮看去，公子舒夜却倒抽了一口冷气，忙不迭地松开手指，足尖一点树枝，再度掠起——蜘蛛！在密林的枝叶间，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蜘蛛！那些蜘蛛色彩斑斓，形状颜色各异，此刻也和那些毒蛇一样，自行成群结队地沿着枝叶爬行。

再也不敢触碰任何地方，他用剑借力几次，跃出那片林海，在一棵巨大的杪椌树梢停住脚——杪椌树是一种奇异的树木，据说在这种树侧一丈之内，没有任何毒草毒花可以生存。显然毒虫也畏惧这树，纷纷绕开，继续行程。

这棵杪椌树高达十多丈，远远超出树林中其他同类。公子舒夜就坐在这棵出尘的灵木上，看着脚下诡异的情形出神。今夜是满月，月已至中天，清冷的光辉洒遍苍莽群山。而在这皎洁的月光下、漫山遍野的树木都在微微起伏，仿佛有微风不停吹拂。

其实，是每一棵树木的枝叶间都有无数各类毒虫在蠕动！

他将枝叶削开了一些，让月光透入底下的密林，看着暗夜里的毒流匆匆汇聚、涌动。不知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但当坐在杪椌树上俯瞰下去，连公子舒夜这种艺高胆大的剑客，都有一种从心底冒出的寒意。

他看到了恍如梦境的景象：那些毒虫不约而同地朝同一个方向而去，分门别类，秩序井然。无论是蜘蛛、毒蛇还是蜈蚣、蝎子，都有自己的道路，每一个都循着同类的脚步前行，不同族类之间决不逾越半分。行进中，不时有强壮的同类跳出，和领头毒物厮杀，所以领头的毒物也在不停更替，优胜劣汰，直至越来越强壮。

这一切都井然有序，仿佛暗夜里有无形的手在操控一切。他忽然明白过来：苗人所谓的五蛊神，便是这些毒虫吧？毒蛇、蜈蚣、蝎子、蛤蟆和蜘蛛，这苗疆里用来提炼蛊虫的“五毒”！这几年来行走于南疆大地，他也看到过能人异士操控蛇虫，甚或施用异术；然而，控制这么多毒物，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迁徙，根本

2005年
先